

91310

十七年沉冤大白記

潘培元 著

董天野 插图

北京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

內 容 提 要

一九四一年，两个上海小商人的女兒被匪徒拐騙，一个尽折磨而死；另一个又被轉卖，也受到非人的虐待，一直到解放后一九五八年，人民政府根据一封匿名信的綫索，替她伸了十七年的沉冤，使他們骨肉得以團圓。

十七年沉冤大白記

潘培元著 董天野插图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）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9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张：3 12/16·字数：83,000

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5,000册

統一書号：10071·435

定价：(6) 0.29 元

引 言

在旧社会里，有句俗語，叫做“閉門家中坐，禍从天上来”。这句话真是一針見血地道破了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。拿解放前的上海來說，就是个出名的罪恶城市。那时候，每天打开报来看，什么“强盜白昼行劫、杀害全家九口”，“流氓拦街調戏妇女，丈夫干涉被毆重伤”，“女学生归途遇暴，大小姐拒辱惨死”……的社会新聞，真叫人看了气得心胆俱裂。你道那些流氓，怎么敢如此橫行霸道，无法无天？原来他們都和当时的軍警机关狼狽为奸，串通一气；在軍警机关的庇护下，做恶多端，为所欲为。因此許許多多的善良百姓，被害得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也只好自認晦气，縱有天大的冤屈，休想在那个社会里昭雪。

現在來說个故事：有一对姨表姐妹，在旧社会里被流氓拐騙、奸辱、販卖，受尽了压迫、虐待、損害。她們呼天天不应，叫地地无声，不上两年，表姐不堪虐待而死了，表妹就在人間地獄里煎熬了十多年。到了新社会，人民政府逮捕了那个流氓，不但替她报了仇、雪了恨，使她骨肉团圆，还安排了她的工作，使她过着幸福、自由的生活。

一 密告信引出沉冤案

話說一九五八年三月中的一天，上海某地區公安分局突然接到了一封密告信。這封信既沒有發信地址，也沒有寫姓名。信里這樣寫道：

局長同志：

在××路××號趙姓家做保姆的蔣明珠，別看她穿得朴素，卻是個很壞的女人。她常常改名換姓，在外面勾搭男人，暗做私娼。我就給她勾搭過，騙去了不少錢財。

還要提醒你們一句：這個蔣明珠骨子裡雖然刁猾，而外表卻裝得萬分老實，你們千萬不要听信她的花言巧語，給她蒙混過去。

一個受騙的人

局長將這封信交給治安科負責處理。科長看了信，思考了一會，便找科員江海來共同研究。

江海是從部隊轉業的幹部，年紀雖然還只有二十八、九歲，卻有十四、五年與敵人鬥爭的經驗。在這長時期的革命鬥爭生活中，江海鍛煉得膽大心細，勇敢而有智謀；讓他辦什麼案件，都能迅捷地完成任務。他在解放戰爭中是個機智勇敢的偵察員，這几年在保衛人民自由幸福生活的崗位上，又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公安人員。他个子不高，可是結實得如鋼似鐵；方方的臉，濃眉下一對眼睛，炯炯有光；說起話來，真個聲似洪鐘。

科長一見江海來到，便將“密告信”遞給他說：“你看看

这封信，我要先听听你的意見。”

江海接过信，反复看了几遍，不禁皱紧眉头，向科长要了放大鏡，又逐字仔細地看了一陣，說：“我觉得这封信有漏洞。”江海说到这里，歇住口，看了看科长。

科长点头笑笑，揚揚手叫他講下去。江海繼續道：“这封信文句写得还通順，但是笔迹却又象蚯蚓一样的歪歪斜斜；而且有些笔画，看得出是事后补添上去的，补添的笔画就比较熟練整齐。很显然，这是一个人先起信稿，由另一个刚学会写字的人抄写的。因为，既然不署姓名地址，为什么不亲笔写，而叫別人代抄呢？我看，这信中內容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。”

科长很同意江海的見解，但提醒他道：“这封信的本身是有毛病，因此問題也就不簡單，此中必有微妙复杂的关系。但是我們不能全憑推断，要慎重地把它調查个水落石出。”

江海心里很佩服科长的这个提示，起身告辞道：“科长指示的很对。我先到群众中去了解一下，看看这个蔣明珠平时的生活作风怎样，然后再向科长彙报。”科长点了点头道：“去办吧。有什么困难，随时来找我。”

江海先到当地派出所去查看了戶口簿。戶口簿上記載得很清楚，蔣明珠是揚州人，自一九五一年来上海后，就一直在赵家做保姆。查了戶口簿，江海对密告信更加怀疑了，心想：一个农村妇女，又是解放后才到上海的，解放后的上海，社会风气已改变一新，私娼也早成了历史上的陈迹，蔣明珠怎么反会做起私娼来呢？想了一会，又向戶籍警了解蔣明珠的情况，戶籍警对蔣明珠的印象是“朴素老实”四个字。

只得到这一点材料，当然不够，为了多方的了解，江海便同着戶籍警到群众中去調查。他們訪問了赵家貼壁的邻居

王家嫂嫂。王家嫂嫂是街道上的积极分子，也是这条街的老住户，所以对哪家哪户的情况都很熟悉。她说：“蒋明珠为人很老实。她的东家夫妇俩，都是机关干部，白天出去上班，晚间才回来；蒋明珠一人在家，照顾一个五岁的孩子，烧茶煮饭，洗衣浆衫，一切家务，料理得很好。平日也不见有什么亲戚朋友来找她，一月中也难得看见她出去一、二次；就是出去，也从来没在外面过过夜。”

江海正同王家嫂嫂谈话时，住在赵家楼下的李阿姨来了。她谈的情况与王家嫂嫂说的差不多，但补充了一点：“蒋明珠几年来，每月拿了工资，就寄一些钱到扬州乡下去，有时还买几尺布寄给她女儿做衣裳。因为她不识字，信都是我帮她写的。她平常不太爱讲话，总好象心事重重，有什么难言的隐痛似的。”

江海觉得已问不出其它的情况，正要走时，李阿姨又叫住江海说：“我倒想起一件事来。前年夏天，一个下午我坐在门口替孩子补袜子，明珠提了把水壶到老虎灶去泡水，我叫她顺便带一壶，不多一会，她忽然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，抱个空壶还给我，就朝屋里跑去。我追进去问她什么事情，她说煤炉上炖着鸡汤，怕孩子弄翻了。当时我也没有怀疑。隔了一会，她又换了一身衣裳匆匆忙忙地走出去，半个钟头后，她回来了，眼圈红红的，象是哭过的样子，我问她为什么，她支支吾吾地不肯说。从这以后，就没见到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了。”

王家嫂嫂这时接口道：“是呀，李阿姨告诉我这回事后，我就对她留心起来，可是以后始终没有看出什么破绽。”

江海了解了这些情况后，回到局里向科长作了汇报。科长说：“照这个情况看来，这封密告信很可能是挟嫌诬告。但

是为什么要誣告？挟的又是什么‘嫌’呢？誣告的人与蔣明珠有什么关系和怨恨呢？这些都得弄个水落石出。”于是决定由江海先找蔣明珠本人談一次話。

第二天下午两点鐘左右，蔣明珠如約来到了公安局。

蔣明珠是个三十四、五岁的中年妇女，黑黝黝的皮肤，高高的个子，瘦瘦的脸，額上印着几条很深的皺紋，眉际間还有一股忧郁的神情。一双細眼睛，瞧起人来总是斜着偷看，怕与別人目光相接似的。剪短的头发虽然梳得很整齐，却看不出燙过的迹象。穿的是一身半新的蓝布衫，一双大脚，套着尖口黑布鞋，鞋帮上已补綴过两处。走起路来，步子跨得很大。这种装束行动，說明了她完全是个朴实的劳动妇女。

当值班員領着蔣明珠来到接待室的时候，江海已先等候在那里。蔣明珠一見江海迎上前来招呼她，原来带着疑慮神色的脸上，又不覺添了一层惶悚的神情，那双天生的微眯着的眼睛，更怕見江海似地显得特別細小了，只略微嗽了江海一下，就迅速地側轉身体，面向窗外看去。江海看她局促不安地站在那里发窘，便和藹地对她說：“蔣大姐請坐嘛，別客气。”蔣明珠回过头来，嘴唇略微动了一动，露出一絲强做出来的笑意，迟疑了一陣，才在江海对面的靠椅上坐下来。她只坐了半边椅子，这时眉头紧皺，两眼只朝地下看着。

江海倒了杯茶給她，先轉弯抹角地問道：“你女兒今年有多大了？”

明珠听了不由得楞了一下，抬起头来愕然地看了江海一下，随又垂下头去，慢吞吞地答道：“今年十五岁了。”她說的是一口十分流利的上海話。

江海詫异起来：“你上海話学得真不錯啊！”明珠搖搖頭，

苦笑道：“我本来是上海人嘛。”江海“唔”了一声，又問道：“你丈夫是揚州人？”這一問，問得明珠沒有出聲，後來只是微微點了點頭。江海早注意到她嘴唇顫動了几次，似乎想說什麼，但終于還是把話嚥回肚里。從她這些神情看來，江海聯想到昨天李阿姨說的明珠那次泡水的事情。便又問道：“你是上海人，上海一定还有什么親戚朋友吧？”明珠仍然沒有回答。江海又問了一遍，明珠還是搖頭不語。

江海覺得這樣問下去，很難問出什麼名堂，就直截了當地對她說：“我們找你来，是有件事要問你。因為有人檢舉你，說你在做私娼……”

明珠聽到這裡，大吃一驚，猛然抬起頭來，眼睛直楞楞地瞪着江海，呆了一會，聲音發抖地反問道：“誰說我做私娼？”

江海見她咬緊嘴唇，胸脯一起一伏地氣得臉色發白了。心想：老實的人受了什麼委屈時，最容易激動。於是索性用激將法接下去說道：“做了坏事，應該好好地坦白出來才是。”

明珠心裡好象有一股說不出的怨氣，頭一低，一手捂住眼睛，哽咽起來，眼淚不斷地滴着。

江海見她只顧悶聲哭泣，也不開口了，就安慰她說：“不要難過，慢慢說。”眼珠一轉，又道，“坦白了可以從寬，這是人民政府的政策，你應該知道吧？光哭是沒有用的。”

明珠沒答話，卻放聲大哭起來，越哭越傷心。江海眼見用刺激的方法已不生效，又看她哭得這樣悲切，暗忖一定有不小的委屈，便轉換語氣道：“你有什么冤屈的話，也可以說呀。人民政府不但不會冤枉一個好人，還要替你伸冤哩！”

明珠這才慢慢地止住哭聲，慢慢地半抬起頭來，但是似乎還有顧慮，又斜瞟了几回江海的臉色，才遲緩地開了口：



“我，我有天大的冤屈，我的冤枉有十七年哪！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又情不自禁地泣不成声。

江海又劝了明珠一阵，替她换了杯热茶。明珠的情绪才平静下来，于是把十七年来冤屈，从头到尾地诉说出来……。

二 两姐妹暗中奸计

且说十七年前，上海有个珠宝商人，名叫蒋士夫，妻子林氏，膝下只有一个独养女儿，爱得就真象掌上明珠一般，因此给她取名明珠。他们家里很有钱，住在法租界××路一幢双开间的二层楼房的楼上。楼下住的是明珠堂房的姨父母。姨父刘青，也做珠宝生意，也只有一个女儿，名叫莲英，比明珠大一岁。这对姨表姐妹，从小在一块玩耍长大，相亲相爱，好比亲姐妹一样。

明珠和莲英的父母，思想都很封建，不让她们读书识字，说是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；到了十四、五岁以后，看看女儿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，更不让她们出大门，只教在家里学针线，帮助母亲做家务。两家父母把女儿管得这般严紧，也有他们的苦心，因为那时上海的社会风气本来很坏，而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上海，卖国贼汪精卫成立伪政府后，敌伪军警虽然没有进入租界，但敌伪的便衣特务，触目皆是，又与租界上原来的流氓地痞勾结一气。这些虎豹豺狼，无分白天黑夜，明目张胆地敲詐勒索，奸淫妇女。年轻的姑娘碰上了他们，更难逃出魔爪。明珠、莲英的父母，满以为只要把女儿关在家里，就万无一失了。

可是两个不小的姑娘，成年累月地被关在家里，那够多

么难过呢。她們不知道外面的风险，只認為父母管得太严，总想偷出家門到大街上去看看熱鬧。有一天中飯后，姐妹俩乘父母都不在家，偷偷地到馬路上玩了一会，觉得人来車往，确是熱鬧有趣。后来不知怎么被蔣士夫知道了，他严厉地責备了她們一頓，还痛罵了她們的母親，說沒有管好女兒。从此，姐妹俩連門口也不敢站立一下了。

明珠、蓮英的父亲，所做的珠宝生意，是过手买卖。怎叫过手买卖呢？就是專門跑一些有錢的人家，代他們买卖珠宝鑽石。因为这些所謂有錢的人家，大都是靠了囤积居奇、投机倒把发国难財致富的；一帆風順的时候，便搜購珠宝，显示闊綽；一旦失敗破产时，又把它变卖抵債。她們的父亲，就是代这些富戶做中間商人，买来卖去地从过手中得些好处。有时为了图取厚利，也結伴将收买来的宝石带到外埠去販卖。

明珠、蓮英的母親，都是牌迷，每天吃过午飯，隔壁的許大燮、張二嫂这两个老搭子，不用招喚，就走过来湊成一桌。要是逢着明珠、蓮英父亲出远門做生意去了，那就常常挑灯夜战，十六圈、二十四圈地連接下去。

打麻將的地方总是在楼下的客堂里。这是为了便于看守門戶，怕女兒又偷出門去玩。明珠、蓮英也知道母親們的心思，每到打牌时，就索性坐在一边看着。

这許大燮、張二嫂又都是地方戏迷，兩人常常一边打着牌，一边对哼着申曲（即沪剧，那时叫申曲）、越剧的曲調，或談些戏里的故事，听得明珠、蓮英心里痒痒的。她們三番五次地央求母親帶她們去看一回戏，开开眼界，母親們倒是給女兒求得心动了，可是父親們只是一百个不答应，但終是愛女心切，便买了一架收音机，放在楼下右边的女兒房里。

于是两姐妹有空就扭开收音机，什么歌唱、弹词、申曲、越剧都喜欢听，边听边学，也都能哼上几支歌，唱几段曲子。

这样过了三年，到了一九四一年的春天，蓮英已是十八岁，明珠也有十七足岁了。蓮英容貌秀丽，性格倔强好胜，胆子较大；明珠却生得比较柔弱，没有主张。

女儿一大，做父母的不免为女儿的婚姻问题添上一重心事。经常来打牌的许大嬸，曾经热心地替她姐妹说过媒，可是两家的父母对挑选女婿有两个不折不扣的条件：第一要本地人，第二须入赘为婿。只是肯入赘的不一定是本地人；是本地人又不一定愿入赘，因此，东不成，西不就，两姐妹的婚事就蹉跎下来。

就在这年七月里，蓮英的母亲中年怀喜，添了个小弟弟，阖家自是欢喜。因为奶水不足，便到左近几家荐头店去雇奶妈，左挑右选地换了五六个，最后才看中了一个姓吴的奶妈。吴奶妈是扬州人，能说一口相当纯熟的上海话。

按照当时上海雇用奶妈的规矩，要先试用三天，第四天才定局。在试用的三天里，这奶妈非常随和，一张嘴又能说会道，很讨蓮英父母的欢心。但明珠的父亲却不喜欢这个奶妈，奶妈进门的第二天，他就劝过蓮英的父母：“我看这奶妈生得一双水溜溜的眼睛，举动轻浮，怕不是正经路道，还是掉换一个好。”

蓮英的父母却不是毫无这个感觉，只是在前些日子里，婴儿因吃不饱，老是啼哭，打这奶妈来了后，婴儿一吃上她的奶，就不哭了，吃饱了就甜蜜地睡觉。为了贪图这奶妈的奶水充足，没有接受明珠父亲的劝告。

自从有了小弟弟后，明珠母亲怕打牌声惊吵了孩子，便改到楼上客堂间去打。奶妈带小弟弟是睡在后厢房里的，

与明珠、蓮英的前厢房間只有一牆之隔，所以姐妹俩与奶媽接近的机会既多，也混得非常亲热。奶媽又有一肚子故事，明珠、蓮英从收音机里听的戏曲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奶媽却能講得头头是道，什么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卖油郎独占花魁女》，說得有声有色。每逢小弟弟睡覺了，奶媽便到前房来和她们聊天。有时两姐妹带着針綫到后厢房来做，听奶媽天南地北地講山海經，越听越迷，簡直把奶媽当做活的收音机，当做亲姐姐一样地看待。

入秋以后，天气仍然热得厉害。这天中飯后，明珠、蓮英热得在床上翻来翻去不能午睡，两人趿着拖鞋，便踱到奶媽房里，要她繼續講述还没有說完的《唐伯虎点秋香》的故事。奶媽便一面坐在床上奶着小弟弟，一面有声有色地講着。正講到唐伯虎在点秋香那一段最引人入胜的情节时，忽然有只手在窗戶的紗窗上輕輕地敲了几下，同时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輕声地在叫：“巧鳳，巧鳳！”明珠和蓮英听了都站起身来問：“外面是什么人在叫呀？”吳奶媽有些惊慌，走上前推开窗子，說：“啊！你来了。”

明珠、蓮英听說有人来，便要回到前房去。奶媽却拦住了她们，又把手里的小弟弟递给蓮英，說：“不是外人，見見面没关系。你替我抱着小弟弟，我開門去。”

奶媽領了一个人到了后厢房，从蓮英手里接过小弟弟，便对两姐妹道：“大小姐、二小姐，这是我的表弟张日山。”

明珠、蓮英不知道怎么称呼，羞答答地只点了点头。张日山倒显得很老練，逼进一步說：“原来是这府上的两位小姐，荣幸，荣幸！”

明珠、蓮英被张日山这一逼，便退到窗口的椅上坐下来。张日山也在两姐妹对面床鋪旁边一张凳子上坐下，連呼几声



好热，袒开胸襟，打开手里那把特大的黄油纸扇，不停地扇着。

这张日山约莫三十来岁，尖尖的脸，穿了身黑香云纱短褂裤，舌头式的灰呢嘜鞋子，一顶白色软木帽，歪戴在头上，脸色红里泛黑，浓眉毛下藏着一双贼溜溜的眼睛。这双贼眼对明珠、莲英从头到脚地看个不停。

两姐妹面对着陌生人，原很拘束，这时给张日山看得更不好意思，都埋着头，把一双脚缩到椅子底下，将手里的一块手帕反复地擰来擰去。

张日山打破了这个沉默的局面，找话说道：“大小姐，二小姐，在哪个学校读书？”这一问，问得两姐妹脸上红了起来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知怎样回答才是。奶妈却向张日山使了个眼色。张日山明白了，马上又转口道：“说实在的话，如今上海没有一个好学校，不读书倒好。”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十几粒水果糖，伸过手去递给明珠、莲英，“请吃糖。这还是我替人家做媒的喜糖哩。”

明珠、莲英的脸红得更厉害了，一边直摇头，一边把手背到后面不肯来接。张日山向奶妈挤挤眼。奶妈取过糖分两份，就硬塞在明珠、莲英的手里说：“哎呀！这有什么难为情的！拿着，拿着！”

姐妹俩推却不得，只好接受了。奶妈看她俩在这里很僵，便对莲英说：“大小姐，麻烦你去看看煤炉上的水开了没有，怕楼上太太们要冲茶了。”

莲英正想脱身，听了这话，连声说：“好，好。”站起来，拉了明珠，就一块儿走出去了。

张日山等她们走出去后，耸耸肩膀，挨近奶妈，低声说：“这两朵花真不错呀！我的好表姐，你得帮我这个忙

了。”奶媽故意瞪了一眼道：“你真是個貪心的狼，見一個就想吃一個。告訴你，人家還是黃花閨女，休轉這個念頭。我看你呀，也該積些德了。”

張日山嬉皮涎臉地又央求了一陣，奶媽還是個不答應。這時張日山忽然臉色沉下來惱怒道：“好呀！你無情，那就莫怪我無義！”

奶媽以為張日山是拿與她斷絕曖昧關係來要挾，暗忖：“這兩個姑娘給他拐走了，不出事便罷，出了事，我也脫不了干系。反正對自己只有坏处，沒有好处。”想到这里，一咬牙，也沉下臉，氣咻咻地說道：“哼！笑話。一刀兩斷就兩斷，從現在起，你走你的陽關道，我過我的獨木橋。我不相信我吳巧鳳沒有你張日山，就活不下去！”

張日山霍地跳起身來，猛地除下頭上帽子，朝床上一扔，眼里噴火道：“一刀兩斷？說得怪輕巧！告訴你，沒有這麼便宜！老子馬上就寫信叫你男人來，把你和老子的勾當、姘陳玉田、姘……”奶媽沒想到她那不可告人的底細，全給張日山摸着了，心里一楞，臉上頓時由青變紅，忙用手堵住張日山的嘴，陪着笑臉說：“別叫，別叫！看你這個牛脾氣，和你開了個玩笑，你就認真起來了。”

張日山冷冷地笑了一聲道：“那麼你答應了？”

奶媽嘆了口氣，把杯里睡覺的小弟弟放在搖籃里，回到床邊坐定，說：“你講吧。”張日山又裝出了笑臉，挨在奶媽身旁坐下，湊在她耳邊“如此這般”地絮絮了一陣後，問道：“我這計策怎麼樣？保險不會使你為難。”奶媽瞅了他一眼，苦笑道：“反正我給你捏在手里，只好聽你的擺布了。”

張日山又詳細地問了這兩家的情況，然後拿起帽子，伸出兩個指頭說：“借我兩塊錢，剛才輸了個精光。”奶媽瞪了

他一眼，想不給，但还是掏了两块錢出来，朝他手里一塞道：“我准知道你白天来找我沒有好事。”张日山笑嘻嘻地眯着眼道：“等我找到了錢，加倍还你。”

奶媽等张日山走后，噓了口气，踱到前厢房来找明珠、蓮英。姐妹俩这时正在听收音机，一見奶媽，蓮英关掉收音机問：“你表弟走了？”奶媽在她們对面的藤椅上坐下說：“走了。他約我今晚去看戏。你們想，我要奶小弟弟，怎能脫开身？”

蓮英心里砰然一动，叹了口气道：“你表弟真好，多么記挂你这个表姐。我們爹爹就是死脑筋，連一回戏也不准我們去看。”

奶媽心想，这是上鈎的机会来了，但嘴里故意說道：“大小姐，这也难怪你爹爹。如今世道太坏，你們大姑娘家去看戏，会受坏人欺負的。这是你們爹爹疼你們的好心呀！就拿我来说，每次去看戏，沒有表弟陪着，我一个人也从来不敢进戏院哩。”

明珠插口問道：“你表弟不怕那些坏人嗎？”

奶媽眉毛一揚，神气活現地說：“喝！我表弟才不怕呢，他是在巡捕房做事的。坏人見了他，就象小鬼見了閻王。”

蓮英自作聰明地說道：“听說在巡捕房做事的人，看戏也不要买票，是吧？”

奶媽見风轉舵道：“怎么不是。我表弟不管到哪家戏院看戏，不但不买票，老板还招待他坐在最好的位子上，才威风哩！”

明珠听得十分羡慕：“那你表弟一定天天晚上到戏院看……”蓮英打断了明珠話头道：“傻瓜，这还用問！”

明珠这时叹口气說：“要是我們有这样一个亲戚多好啊！”蓮英也跟着长叹一声道：“是呀！”